

曹文轩 著

马戏团



曹文轩纯美小说系列

另一个令人注目的是一位十六七岁的少女。她手中牵着两条雪白的小狗。我们在搬运那些铁笼子的时候，总是悄悄地看她，并且莫名其妙地感到害臊。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曹文轩纯美小说系列

马戏团

曹文轩 著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马戏团 / 曹文轩著. -- 南京 :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0. 4

(曹文轩纯美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5346-5040-6

I. ①马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045235号

书 名 曹文轩纯美小说系列

——马戏团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(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)
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(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)

苏少网址 <http://www.sushao.com>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南京五四印务有限公司

(江宁区东山高桥工业集中区丰泽路 211101)
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7 插页 5

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·2010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46-5040-6

定 价 18.00 元

(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)



2009年6月在盐城演讲

作者简介

曹文轩，1954年1月生于江苏盐城。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，北京作协副主席，北京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主要文学作品集有《忧郁的田园》、《红葫芦》、《追随永恒》、《甜橙树》等。长篇小说有《山羊不吃天堂草》、《草房子》、《红瓦》、《根鸟》、《细米》、《青铜葵花》、《天瓢》、《大王书》等。主要学术性著作有《中国80年代文学现象研究》、《第二世界——对文学艺术的哲学解释》、《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》、《小说门》等。200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《曹文轩文集》（9卷）。《红瓦》、《草房子》、《根鸟》、《细米》、《天瓢》、《青铜葵花》以及一些短篇小说分别翻译为英、法、德、日、韩等文字。获省部级学术奖、文学奖40余种。其中有国际安徒生奖提名奖、中国安徒生奖、国家图书奖、全国“五个一工程”优秀作品奖、中国图书奖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图书奖、宋庆龄文学奖金奖、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奖、冰心文学大奖、金鸡奖最佳编剧奖、中国电影华表奖、德黑兰国际电影节“金蝴蝶”奖、北京市文学艺术奖等奖项。



2000年10月在九寨沟



2007年5月在大连



在常熟的一所学校演讲



2009年5月与浙江的小朋友在一起



2008年9月在钟山陵音乐台

内容 提要

本书收录中短篇小说15篇，包括《弓》《哑牛》《水下有座城》等名篇，也包括《马戏团》《诛犬》《红辣椒》等从长篇名作中化出又独立成篇的小说，融合了多种写作风格及写作题材，构成了一曲既丰富又纯美、既优雅又刚劲的交响乐章。



目录

弓	001
渔翁	015
枫叶船	033
长裙子短袜子还有一顶蓝帽子	046
小河弯弯	057
哑牛	064
马戏团	077
红辣椒	099
诛犬	120
叉	133
海边的屋	139



祖父	145
灵龟	156
三角地	162
水下有座城	206



弓

—

每天早晨，他会准时出现在三楼那个摆满花盆的阳台上。早晨空气湿润、新鲜，带着松树和白杨的混合香味。他举起锃亮的小提琴，舒展双臂，深深呼吸了一阵令他神清气爽的空气，轻轻地、全神贯注地校准着琴音，等觉得那音都一个个准确无误了，用手一撩头发，一抖长弓，于是，徐徐的晨风中便荡漾起第一个清澈如水的音符。随之，那优美的乐曲便流淌了出来，或缓缓的，或湍急的，或如风一路卷动的，或如雨丝飘忽的。

他是一个著名的小提琴家。

早晨，似乎整个世界都在凝神谛听他的演奏，甚至那些老头儿挂在树上的鸟笼里边的画眉和百灵都停止了鸣唱。

他认真地、忘我地拉着，如同在灯光照耀下的舞台上。拉着拉着，突然地，弓在弦上困惑地停住了——一种沉重而单调的“砰砰”声从楼下一个劲地传来，厚厚地覆盖住了如倾如诉的琴音。



他不禁微皱眉头，不悦的视线斜射下去——

一张缺了角的水泥乒乓球台上，铺着足有一尺厚的棉絮，一个穿着蓝粗布衣服的人，头也不抬地在弹棉花；他腰束一根宽布带，身后插一根富有弹性的竹竿，那竿端垂下一条绳子，悬吊着那把巨大的弓；他左手握着弓背，右手挥动着尺把长的棒槌，正一下一下地敲击着弓上的那根绷得紧紧的牛筋弦；嘤、嘤……棉絮在跳跃，在撕裂，在神奇地变得蓬松起来。

那个弹棉花的人似乎忽然觉察到来自上方的琴声停止了，便抬起头来，朝阳台上望去……

是个孩子！

他不禁一怔，放下小提琴，居高临下地打量着——

一个乡下孩子，十四五岁，瘦而矮，但却显得很结实。风吹雨淋太阳晒的缘故，皮肤黝黑。头发如同烟熏过一般枯黄，没有一丝光泽，有一绺挂在额前。浓重的眉毛下，深陷的眼窝里忽闪着一对乌亮、活泼的眼睛，显得很伶俐。鼻子倔强地翘着，而那两片厚厚的嘴唇，却又显得憨厚而善良。

近年来，北京城拥进三大帮外地人：安徽的保姆、河北的木匠、浙江的弹棉花的。

小提琴家几乎不加任何思索，便蛮有把握地对那孩子说：“你是浙江的？”

孩子带着浓重的鼻音回答：“嗯。”

小提琴家观察了四周，疑惑地问道：“就你一个人？”

“还有大伯，他进城买纱去了。”

孩子的小蓝布褂被汗水浸得斑斑驳驳，下巴上垂挂着汗珠。

“你拿得动那么沉的弓吗？”



孩子点点头,然后垂下眼皮,用手抚摸着那把粗糙、笨重得要命的弓。

“你怎么这么一点大就出来干活了?家里人怎舍得呢?北京离你的家多远啊!”

孩子沉默着,过了一会,用手指勾了一下弓上的弦,那弦发出的声音居然与勾动小提琴的弦时发出的声音十分相似。

小提琴家觉得自己问得有点儿冒失,一时不知道再与孩子说些什么。

还是孩子打破了沉寂,他天真地说:“你拉得跟收音机里响的一样。”

“喜欢吗?”

“喜欢。”

他高兴地朝孩子点点头,手中的弓又在琴弦上滑动起来。

孩子仰脸听了好一会,然后才低下头去继续弹那台子上的棉花。

一上一下,一大一小,他们各人都拿着一把弓,进入了属于自己的世界。

二

过了一些日子,院墙角落上新搭起一座矮小的棚子,弹棉花的孩子和他的大伯在这儿住下了。

小提琴家很快知道了孩子的名字,一个纯粹乡下孩子的名字:黑豆儿。他又从他伯父嘴里知道了孩子的一些情况:黑豆儿的爸爸到城里做工,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丧生,妈妈悲伤过度,没过多久,丢下黑豆儿,也离开了人世,伯父收养了



他。伯母嫌多他一张嘴，整天不给这孩子好脸色。那天，家里丢了两只鸡蛋，伯母就对着狗暗骂他，骂了一整天。孩子咬着牙，泪含在眼里，卷起自己的小铺盖卷，昂着头走了。晚上，伯父从河边他母亲的坟墓旁找到他，要拉他回去，他却抱着墓旁一棵树死也不松手，脚下的泥巴都蹬翻了。后来听说伯父要上北京城里弹棉花，便背着铺盖卷一步一步跟着。伯父撵他回去，他就是不肯，他恳求伯父：“我长大了，我能自己挣饭吃，带我去吧！”

黑豆儿会使小提琴家不时地想到自己的孩子——那唯一的孩子，在两年前被病魔夺走了生命，倘若活着，跟黑豆儿一般大。

这一天，小提琴家从乐团回来，路过小棚时，听见黑豆儿正在跟伯父争执。

“这床被套中间还是生的呢，你就网线了？”黑豆儿问。

“傻瓜！”

“人能骗人吗？”

伯父噎住了：“怎……怎么是骗人呢？”

“这不是骗人是什么！”

停了停，黑豆儿又声音低微地说：“一个老奶奶的被套，她是个瞎子……”

“就是呀，一个瞎子能看见什么？”

“那就更不应该！”黑豆儿顶撞着伯父，“她没有眼睛，就够可怜的了！”

伯父显然有点儿后悔了，咕哝着：“那该怎么办呀？”

“你歇着，我来弹吧。”

随即响起“嘤嘤”声。

小提琴家在白杨树下站了好一会。



三

黑豆儿捡来一块硬纸板,很有礼貌地请小提琴家在上面写了两行字:

专门加工南方被套
每床只需收费两元

然后,高高悬挂在棚子旁的白杨树的树丫上。

他们弹的被套铺得匀,弹得细,网得密,尺寸合适,声誉很好,小小弹花铺,一时生意很兴隆。黑豆儿和伯父从早到晚不停地忙碌,仿佛是两台永不知疲倦的机器。黑豆儿挥舞棒槌的那支小胳膊,一天下来,到了晚上,又酸又痛,但黑豆儿心里甭提多快活!因为,他终于能够不依赖别人,而凭自己的力气养活自己了。

过了些日子,伯母生病,伯父暂且回家了,就留着黑豆儿独自一人守着小棚子。黑豆儿暂时从沉重的劳动中解放了出来。他虽然只身一人,但并不觉得孤单与寂寞,因为,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,他跟楼上的小提琴家之间已经有了很密切的来往。清晨,他趴在小铺上,听他拉琴,接着又会美美地睡上一觉。演出一般都在晚间,因此,小提琴家常常会在白天让黑豆儿和他一道到城外大河里钓鱼、游泳,或者去其他什么地方。没有演出时,小提琴家还会在晚上邀他上楼看电视。开始黑豆儿还有点儿不好意思,但见小提琴家是那样的亲切而随意,也就渐渐变得轻松起来。没人时,他还会轻声哼唱他老家的乡下土味儿浓郁的小调。